



## 约秋江南

■ 张迎春

去江南,多选春天。春天江南美,普天下认可。春去江南多少次,记不得了。记不得也没关系,美摆在哪,梦里一忽忽就见了。

江南秋如何?约秋于江南,我心早就向往了。

江北的秋是不错的,一路走,一路悟。说悟是有道理的,身在江北,泡在江北的秋色里,唯心可品。江北的秋是收获,是果实是种子。野地里也有花,多是一枝黄花,一丛丛、一片片很是惊人。一枝黄花美,但是煞风景,目光里她为配角,倒是一种悲哀,这外来物种略地攻城,当地的植物也只能退却,秋为之打了折扣。

车过长江大桥,江南的秋扑面而来。江南的秋是水洗出来的。江南多河,江南多山,秋从河山里涌出。河、山是水的存身处,秋从中出浴,江南的秋是湿意的。

江南山清水秀,在秋天尤是。江南的秋清明,这是清的象征。江南的秋透明,这是秀的特质。山与水交融,也就是江南秋的最明显的“色”了。

这“色”不是情色的色,也不是颜色的色,而应是《心经》中“空不异色,色不异空”的色。此“色”空灵,看在眼里揣在心中,却又沉甸甸的。

眼前秋色看不尽,但还是打了个小岔。过南陵,我想到作家、好友光成兄。我打电话过去,估计是忙,没接,过会光成兄打了过来。我告诉光成兄,我沉浸在南陵的秋光秋景中。光成兄好有福气,别的不说,就这一顿秋天的景致,就足以慰平生了。难怪光成兄有那么多优美深邃灵气十足的文字。江南景色看不够,光成兄的文章自然百看百读不厌,读了看了又所得多多。

光成兄人好、文好,我们谈得来,喝个小酒,交流文章,总是乐和和的。如果南陵有一抹抹秋景要约,我首要约的是光成兄。

江南的秋多层次,树上有秋,石上有秋,果上有秋,花上有秋,而秋最集中的还是一块块小小的山田,或种菜蔬,或栽稻菽,都满荡荡的,都绿油油的或黄澄澄的,是怕辜负了秋,还是用来装点秋?应该二者都有,正因为有了,江南的秋实在而不虚情。

泾川的秋显得隆重,隆重得还有些春的味道,一些无名的花无拘无束地开,似乎对即将来临的霜寒毫不在意,花我不认识,估计是菊科类的,但一定不是一枝黄花,由此我感到泾川的秋纯粹了许多,是本地的、土生土长的。

或许也因此,泾川的秋有了古意。山古老树古老花草古老,发出的季节自然古老。道法自然,季节是道,春秋是道。春和秋是两个季节,却联与一起成为一个词组,代表岁月,代表古旧的岁月,不过春秋笔法是另一说。泾川许多名人游历过,比如李白,比如杜牧,且都写下了不少著名的诗篇。那时的泾川已是古旧的了,只不过李白、杜牧们又为这古旧包了层浆。

水西更好,秋也更好。李白“浩荡游泾川”里,水西是重点。把这作为观照,水西的秋还停留在唐期。水西双塔八百年内对望,中间铺陈的是大块的秋天,望穿秋水,守望的塔却是望不穿秋色的。李白写水西:“何处名僧到水西,乘舟弄月宿泾溪。平明别我上山去,手携金策踏云梯。腾身转觉三天近,举足回看万岭低。谶



浪肯居支遁下,风流还与远公齐。此度别离何日见,相思一夜暝猿啼。”水西之美之情,传递了数百年。李白抒写的是何季节没考证,但用在今天的秋水西,我以为还是合辙合韵的。

下午登山,和一火棘相遇,彤红的果灿烂地沉静,我以为这是泾川乃至江南秋的标志,拈了颗火棘果入口,酸涩,却是正味。边上山人告诉我,可吃,困难年代当食果腹的。恰火棘边上有老树乌桕,叶分绿黄红,果又纯白,一时间秋的色彩丰富了。一缕见全貌,心飞得远远的。

傍晚对窗,窗前是一方竹园,竹叶飒飒,秋风在之上过渡,又见数十根竹箭挑起,还是笋的模样……莫非江南秋,唤醒了本该春的发生。

听到水声了,不用说是青弋江划破秋的声音。“望极落日尽,秋深猿猿悲。寄情与流水,但有长相思。”我突然有了李白的情调。



## 四牌楼

■ 金志伟

在我小时候,牌楼虽然已经不存在了,但四牌楼还是小城的中心,是小城最有人气、最热闹的地方。

热闹是有原因的,首先这里有小城第一家百货大楼。在物质匮乏的那些年,这里也算是商品丰富、琳琅满目的了。小城的人有事没事的喜欢去逛逛,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收音机,那年头小康的标志就是这“三转一响”。这“三转一响”就在柜台里面摆着,小城很多人虽然买不起,但也时常来这里过过“眼瘾”。这些光彩夺目的商品,就是他们的人生追求。没事来看看,心里会踏实些。

与百货大楼隔街相望的是新华书店,那是我常去的地方。书店不但卖书还租书。那年头,书虽然只有几毛钱一本,但很多人都买不起书。于是租书的生意就火爆起来。记得租书是要交押金的,一次可以租一本,一天一分钱。曲波的《山呼海啸》我是用五分钱看完的,《山呼海啸》是厚厚的上下册,80多万字,定价是2.40元。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当年这小说曾深深地吸引了我,我太想拥有这两本书了。记得书快看完时我曾经向父亲张口过,父亲看了看后面的定价,说了句:“太贵了,书看过就行了。”两块四毛钱,也实在是贵了点,它等于父亲两天的工资。但曲波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偶像,他的《林海雪原》、他的《山呼海啸》曾深深感动过

我们。后来的好多天,我在租书还书的时间里,都喜欢到卖书的柜台边看看。那两本崭新的《山呼海啸》一直在玻璃柜台里躺着,好长时间也没有卖出去。

直到我自己工作了,在买书这件事上,我再也没有亏待过自己。孙子来庐江,我喜欢带他到各处逛逛。有段时间,孩子在玩具店里看到漂亮的车子和坦克就走不动路了。每当这时,我都会帮孩子买一个。回家时,女儿和老伴都要批评我,说宽儿的玩具太多了,好多玩具都买重了,家里也没地方放了。其实她们不理解我的心情,我的书房里的书也快堆不下了,但我见到心仪的书还会买回来。没办法,手痒。

书店的对面是一家工商银行,我没怎么进去过。银行的对面是几家民房,边上有家大众饭店和一个老虎灶。老虎灶是上海人的叫法,在小城普遍的叫法是水锅炉,也就是卖开水的地方。那时候,煤是紧缺物资,是按计划供应的。很多人家的煤炉子只在烧饭的时候才开,平时都是封着的。这样,水锅炉的生意就很好。一分钱一暖壶的开水,很多时候是要排队买的。

四牌楼的三边都有楼,只有水锅炉这边是一色的平房。于是,有人戏言,四牌楼缺了一只角,最多只能算是三牌楼。其实那时的楼房都不高,

最高的是百货大楼,也只有两层。新华书店这边最多只能算一层半,因为一层上面是阁楼。过去的阁楼都是木楼,上面铺着小瓦。从下面看,那些木制的雕花窗子显得特别幽深,令人有无限的幽思和遐想。

四牌楼到电影院还有不少这样的阁楼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编剧方兴华从合肥过来给小城的文学爱好者讲课。饭后,方老师在街头散步,见到这里还有一些保存完好的老房子,于是决定将他即将拍摄的电影外景地放在这里。这个叫《野妈妈》的电影在四牌楼开拍那天,小城几乎万人空巷。那年头,拍电影还是很有吸引力的。

那次拍电影可能是四牌楼最后的辉煌了。随着城区的扩大,小城的中心也慢慢的漂移出去了。原先的荒郊野外仿佛在一夜间长出了许多高楼,这些高楼都以鸟瞰的姿势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一片老城区。

每到腊月,四牌楼一带还是很热闹的。许多卖对联、爆竹、礼花和各类年货的摊贩把摊子都挪到了路中间。四牌楼的十字街头几乎变成了步行街,机动车在那段时间里都要绕着走。如果一不小心误入四牌楼一带,没一个小时你是绕不出去的。

前年,小城开始禁放烟花爆竹。想必现在的四牌楼,已经不再那么拥挤了。